



联合国 大会



Distr.
GENERAL

A/38/139
7 April 1983
CHINESE
ORIGINAL: RUSSIAN

第三十八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项目62和66

全面彻底裁军

审查《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

1983年4月5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谨送上1983年4月2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苏联和外国新闻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文本。

请将此文件作为大会暂定项目表项目62和66的正式文件散发。

苏联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
奥文尼科夫(签名)

* A/38/50。

附 件

1983年4月2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
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

葛罗米柯在苏联和外国新闻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

葛罗米柯先生在记者招待会上作了如下发言：

我要就国际局势和苏联外交政策方面某些问题谈一点看法。

这次记者招待会的召开同美国总统的一些发言，主要是最近几次的发言不无关系。他在这些发言中谈到了有关国际局势、美国政策和苏联政策方面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总统几乎在每次演说中都提到苏联的政策。另外还有些其他问题也需要说说清楚了。

美国总统最近的几次演说以及他在3月31日发表的声明——如果按欧洲时间来说，就是他的四月愚人节声明，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他指出，美国当前的外交政策，更确切地说，美国现政府的外交政策是以高尚的道德价值作为指导原则，是在寻求保障各国人民的权利，寻求在世界各地凡涉及美利坚合众国利益的地方就尽力维护美国利益。

当然，美国总统过去和现在对上述的高尚道德原则、保障人民权利和维护美国利益等三件事都有他自己的理解。但是，一个进行备战，尤其是准备发动核战的国家是绝对无法维护高尚道德价值的。如果我们要问，是否可能一方面维护高尚道德价值，同时又准备发动足以使千百万人民死亡的核战争，我想没有一个说实话的人会说是办得到的。正如许多政治家及几乎所有科学家已正确指出，核战争将是世界文明的一场浩劫。一个准备发动核战的政府是没有权利说它的外交政策活动是在维护高尚道德价值的。

谈到维护美国利益，如果所指的是维护美利坚合众国的合法利益、维护真正属于美国的东西，当然无话可说。不过，总的来说，今天世界上不知道华盛顿当局怎么解释所谓“维护美国利益”这种说法的人，实在寥寥无几。好象在世界上任何角落只要是华盛顿当局认为条件具备，美国可从中获取若干道义上、政治上的好处，尤其是战略性军事利益，那就宣称这个地方是美国利益所在的地区。他们声称要全力维护这些利益，甚至使用武力。由于时间有限，我无法一一列举这方面的所有具体事实。

譬如，我们只要想一下波斯湾地区及其邻近海域的情况，那末对华盛顿当局如何理解“美国利益”、如何理解人权和各国人民的权利的问题就一定能得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苏联人民、我国和我国领导人从未反对过每一国家的外交政策，应以保障各国人民权利从而维护人权这一概念为基础。自列宁的时代以来，维护各国人民权利和人权这一要求就一直是苏联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我们都知道，当政治受其他利益支配时，这种本来很好的原则如何被人利用。我们知道这个维护各国人民权利和人权的原则的真正内容如何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其他要求，一些足以满足某一大国的种种意图，包括政治、军事、战略和经济等方面意图的要求。

我国的外交政策是怎么一回事呢？苏联的外交政策一直是由我们党也就是执政党，苏联共产党的历届大会所决定的。我们根据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来制订外交政策。这种政策具体表现在许多行动上，其中包括一些众所周知的重大行动。苏联领导人的发言，尤其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关于具体问题所提具体建议的发言中也体现了这种政策。我想各位都记得这些发言。

苏联的外交政策是一项谋求和平的政策，促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政策；是一项不干预他国内政的政策；是一项旨在消除紧张与缓和国际局势的政策。我国政策的目标是扭转疯狂的军备竞赛。首先必须设法限制和裁减军备，然后设法销毁军备。

不知怎么搞的，现在西方不大谈论和评写有关苏联的全面彻底裁军的提案。我要强调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曾提过两项提案，这两项提案势必永垂青史，我们可以说，事实上已经如此。

第一项提案就是签订一项永远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在第二项提案中，苏联提出一项全面彻底裁军方案。现在已经清楚，当其他国家企图以种种不同借口来推迟裁军问题的解决，例如借口必须确定军备数量比例、如何裁减这种或那种类型的军备以及如何将这些措施结合起来，也就是当它们借口问题复杂来阻挠这些问题的解决时，苏联则建议：让我们停止辩论，让我们着手进行全面彻底裁军吧。于是我们的伙伴们又嚷着说，如果无法确信是否事实上正在进行裁军，又怎么能达成全面彻底裁军呢？换句话说，他们提出核查的问题，以为这样可以给苏联出点难题，让它觉得不好受。

针对这一点，苏联提议进行全面彻底核查，把全面彻底裁军同全面彻底核查结合起来。我们的这项建议今天仍然有效。我再说一遍，今天西方一般不大评写这一点，真是令人遗憾。不过，我们多少有点知道，他们为何不愿评写，因为一方面要谈全面彻底裁军和全面彻底核查的重要性，同时又推行备战政策、继续全力进行军备竞赛和大量增加军事预算，的确很难自圆其说。

上面我谈到苏联的两大倡议。现在我要强调指出，最近苏联又提出了一些措施；不论是谁，如果不证明他是无条件、公开地——我要再说一遍，公开地——奉行军国主义政策，他就无权对这些措施置之不理。那末是那些措施呢？

第一，苏联单方面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苏联不等其他大国同意就这么做了。这是一个坚决而大胆的行动。我想在座的每个人大概都会同意这一点的。苏联自愿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而其他核大国竟然在这方面毫无表现。不错，这是我们爱好和平的大胆作为。但西方却对这点一点都不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吧。

第二，苏联和它的友邦《华沙条约》盟国在政治协商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中决定向北约组织国家提议签订一项条约。是什么条约呢？一项关于不使用核武器及不使用常规武器的条约，也就是在北约组织和《华沙条约》国家间不使用任何武力的条约。这项提议为什么采取这种形式？因为在西方有大量蛊惑人心的宣传，说是苏联可能对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发动攻击，不一定用核武器，也许用常规武器。让我再说一遍，这当然是蛊惑人心的宣传。不过，这些谣言会使那些不熟悉外交政策问题、消息不灵通的人，信以为真。

《华沙条约》国家的提案使这种论调彻底破产。我们甚至愿意现在就同北约组织国家坐下来谈判，讨论这个问题，最好是签署一份相互承诺互不使用武力的相应文件。

北大西洋联盟国家对我们这个提案是怎样反应的呢？大多数国家给我们的答复是，他们正在研究这个提案。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了，但还在研究中。

不久前，我前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访问。科尔总理和根舍外长也说他们正在研究这项提案。其他国家的政府也都这么说。美国领导人的反应，多少有点不同。他们虽然没有最后正式对这项提案表示反对，他们所以没有这样做，据我们看来，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我们可以从各种场合得到的一些暗示断定，这项提案是不受华盛顿当局欢迎的。如果确实如此，那就只有抱歉了。

我要表示希望《华沙条约》国家的这项提案能够取得谅解。如果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我们愿意聚在一起，共同研讨。也许这些问题有的会不成问题，有的会加以考虑。说不定，还会作某些修正，谁晓得呢？总之，我们愿意一起讨论。也许这些问题，或者有些问题会被接受。也许有人建议修改有关缔约国义务的措词？我们也准备就这点交换意见。通过交换意见，也许最终会找到关于这项条约的共同语言。

各位同志，各位先生，

在座的有同志，也有先生。 如果我们有谋求和平的意愿，不论什么论点都不足以说服人反对缔结这项条约的提案。 试想：这是一项放弃战争、放弃一国对另一国或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使用武力的提案。 试问：如果人们要安居乐业的话，难道会有什么正当理由反对这项提案吗？ 没有。 决不会有任何正当反对理由的。

我们呼吁各国政府，自然还有各国人民，认真考虑我们现在谈到的、反映社会主义各国人民意志的提案。 我们确信，这一提案将以金字写入国际关系的史册。

有关核武器的一些问题，即有关全球性的核武器问题，已经突出地展现在眼前，它们是战略军备和欧洲方面的核武器即中程武器的问题。

这些问题现在已成为国际生活的中心点。 各国人民，欧洲、美国、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政界和知名人士简直是靠此为生。 各国人民和政治家们都懂得这是些什么样的问题，它们的影响是什么，这些问题的可能解决办法或不能解决的办法是什么以及其后会发生什么。

我想专门谈谈同苏联与美国之间进行会谈有关的欧洲核武器方面的问题。 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些问题的当前展望和这方面的现状呢？ 首先，我们想强调指出华盛顿的说法是荒谬的，即笼统地说来，日内瓦正在进行认真的谈判。 据信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向苏联施加压力，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一切便都将迎刃而解。 他们甚至扬言：我们对苏联施加的压力愈大就愈有达成谅解的可能。 这一路线可以明显地从会谈中提出的具体方案看出。

华盛顿发表的几次讲话都包含了许多谎言、假话、夸大和对真实资料的歪曲。 有必要就此事来谈一谈。 首先，需要仔细研究一下美国总统在最近的几次讲话中特别明确形成的一种说法，即他的中程导弹提案是通向协议、通向和平的道路。 不对，他说错了，这不是通向和平或协议的道路。 协议和这些提案之间的鸿沟甚至还要宽些。 总统把具有重大意义和规模的一整套内容都搁置一旁，大家知道吗？ 它们同航空和能够运载核武器的飞机有关。 在美国总统的讲话和演说中是找不到这些内容的。

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军事领导人都无权将这部分内容排除在会谈和协议之外。对人来说，死于导弹运载的核弹头与死于飞机荷载的核弹头有何区别？向广岛和长崎扔下的原子弹是从飞机上扔下的。而现在飞机能运载更加可怖的武器。所以，怎么可能把这整个内容排除在外呢？

在日内瓦的各国代表团曾试图讨论这一问题。它们想来探讨这一问题。然而，那次讨论一无所获。为什么？因为美国代表奉命不得就此问题达成协议。我来举个例子。他们说，你们知道，有的中程飞机不是仅运载核武器的。它们可以用于军事目的，也可用于和平目的。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声称，这些飞机不能包括在核武器运输工具的数目中。这无异于有些人把威力最大而可怕的弹道导弹，譬如说，陆基弹道导弹，说成这样：它可以运载核弹头，但它也能为气象服务，因此，不要将它算入运载核弹头的运载工具的数目之中为好。荒谬吗？是的，荒谬绝伦。但是，美国官方代表发表其政府的意见时，谈的基本上正是这一立场。

其次，美国拥有航空母舰和舰载飞机。根据众所周知的资料，至少有六艘美国航空母舰特别喜爱欧洲。它们一直呆在欧洲、地中海或接近欧洲的水域内，在欧洲与非欧洲水域交界附近，只需几分钟就可进入欧洲水域。它们是一支强大的力量。每只舰上都有四十架左右可以运载核武器的飞机。不错，是核武器。

所以，难道我们，苏联，应当对此闭目不视，而且不把舰载飞机算在数内吗？荒唐之至。建议我们闭眼不看这个事实的国家的态度是不认真的。因此，任何将核武器运载工具——如飞机——这一整个，我还要说，可怕的部分排除在计算的数字之外的提案都不是认真严肃的。企图在这个基础上来寻求协议是不可能的。

这里还有第二个重要内容，并且有必要让大家知道一下以避免混乱。谈到的多少话和作出的多少演说中都没有提到各种细节。大家有必要知道一些起码的东西。否则，我重复一遍，即使你不希望也会搞得糊里糊涂。

联合王国和法国都有核系统——导弹，核导弹。苏联建议会谈也要将它们包括在内。我们不可能对它们视而不见，认为它们不存在，而只去就美国系统寻求协议。它们的导弹是北大西洋公约共同力量的一部分。在这方面已经发表过不少讲话。发表过的讲话——非常严肃的讲话已有几百篇，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有几千篇。它们都表示联合王国和法国的核力量是整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核力量的组成部分。有人建议我们把这些核力量撇在一边来寻求达成协议。这不是一项认真严肃的提案。设想发生了一个可怕的悲剧，譬如说，飞来了一枚英国核弹头的导弹。它需要标上“我是英国的”吗？如果爆炸开来，人们一样会死，就象死于任何其他导弹爆炸一样。或是设想一枚法国导弹在飞驰。或许它也要带上个标签说，“我是法国的，我不应计算在内”？这真是荒谬可笑。人们将被这枚导弹杀害，正如被任何其他导弹杀死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导弹，英国和法国的都一样，应该计在总数之内的原因。这是从政治、军事—战略、科学和技术观点，不论你怎样来看，所证明的唯一解决办法，唯一正确的解决办法。看来这里一切都非常清楚。然而，美国的立场直到现在没有改变，从美国总统最近的声明来看一点没变。

此外，在上述声明中这一点也是明确的，即提出了一个要求：如果要讨论削减欧洲的导弹，你得记住，光削减和取消欧洲的这些导弹是不够的。销毁亚洲的同一级的导弹也很必要。好个苛求！必须说，这一点而且只这一点就使得谅解无法达成。我们为什么非要把亚洲也拉进来呢？

我们同意——尤里·安得罗波夫提出众所周知的有关方案时曾提到这点，如果达成协议，我们可以把部分导弹从欧洲，从欧洲地带撤至亚洲。这是我们的事，是我们的权利。我们准备将它们装置在打不到西欧的地点。我们在会谈中说明了这一点，美国政府对此是知道的。我们说，我重复一遍：我们将把导弹撤至打不到西欧国家的地点。但是，我们被告知：不行，这不够。美国政府和总统个人的论点归结起来是要求将这些导弹也予以销毁。只这一项要求就排除了取得谅解的可能。

这些导弹对欧洲国家没有威胁。那么为什么需要它们呢？苏联需要它们来保障自己的安全。人所共知，包围苏联的美国军事基地圈是多么庞大。日本及其周围水域都布满了核武器和运载这些武器的航空母舰。冲绳是个巨大的核武器基地。南朝鲜是个巨大基地，或不如说，是核武器基地的联合基地。印度洋，尤其是迪戈加西亚岛基地，密密地覆盖着可以打到苏联的核武器。波斯湾及其毗邻的水域也都布满了核武器。请注意，我请你们全神注意，现在争论的问题是中程武器的问题。这些武器全都能击中苏联。况且——如果有人对我要讲的内容不太熟悉的话他将特别感到兴趣，整个西伯利亚，苏联的整个亚洲部分，甚至其最北的泰梅尔半岛都在这些武器的射程之内。这里谈到的只是中程武器，还没有提及在上述这些地区所存在和部署的美国战略武器。战略武器是由另一个协定，一个临时协定在生效期间管制的。各方已同意延长该协定的有效期。因此，我们现在只考虑中程武器的问题。所以，是这些武器将苏联的整个亚洲领土都置于它们的射程之内。人们不免要问，难道苏联无权为了保卫的目的拥有一些堪与这些武器匹敌的什么东西吗？它是有此权利的。

它们没有在西方公开讲明这一切，它们没有将真实情况告诉人民。如果人民得知这三个问题的真情，我们确信，现在不甚明瞭情况的人民会改变看法，并且肯定不会支持无视事实的美国政府。但是它们根本不谈这些事实；报章、电台或电视上全都不提。这些事实都被压了下来。如以美国为例，人们从早到晚听到的就是一件事实：苏联是个威胁，它不愿签订协定，它提出的提案不符合美国的路线。就是这些，而不是向人民提供事实材料，让他们去思考。没有这样做。让这成为一篇尖锐的发言好了，但人们不禁要说，向人们灌输的都是骗人的宣传，在这些国家人民的心目中形成的图景是彻底歪曲的。不怪这些人民，他们听到的都是错误的情况。

至于所谓向苏联施加的压力越大，达成协定的可能性也越大的这种说法也是毫不严肃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或许可以解释成为对苏联缺乏了解，你可以说，对我们的性格缺乏了解。

总之，美国提案不是严肃认真的。它不是想创造机会同苏联达成协议。我们是这样想的。所以，我们呼吁以较客观的态度来解决这一问题，抛弃片面性看法，将所有因素都考虑在内，考虑到苏联的合理安全利益并采取达成谅解的政策，使双方立场较为接近的政策。但不知道华盛顿有何反应。

美国目前在日内瓦谈判中所遵循的政策不是友好和睦的政策，而是不达成协议的政策，使局势复杂化、更进一步加紧军备竞赛，使与苏联的关系益发恶化，军事预算增加得更快，并且遏制赞成与苏联寻求共同语言和在比较大的程度上解决裁军问题的力量。

顺便提一下，间或有人在华盛顿，主要是政府代表，指称美国要求核冻结的运动是苏联煽动的，或可能是得到苏联的指导和。不论在这方面有什么指控，我们都要极为强调地指出，这种推测和这种说法是荒谬的。这个运动是美国人的自发运动，基于希望促进努力去寻求与苏联的共同语言，和遏制准备战争的势力，即军国主义的势力。苏联与此毫无干系，我们自己只能对这一运动表示同情，因为，我们也认为必须防止战争，需要就这些问题寻求协议和谅解。无论是这个运动还是我们自己都不能被指控为有一个无论是苏联还是这一运动的领导人都应对之承担责任的共同的中心。让我们大家希望，这些指责不久将烟销云散，那些可以说本能地认识到哪些是符合、哪些不符合美国人民利益的人，将用更加有效的办法，发出更大的声音让人们知道和感到他们存在于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生活之中。

因此，在记住最近的一些讲话，主要是美国总统的讲话的同时，我们可以下结论说，总统称为“过渡方案”的建议是不能接受的，其原因如下：

第一，它没有将英国和法国的中程核系统，包括 162 枚导弹考虑在内。

第二，它没有将西欧基地和航空母舰上的几百个可以运载核武器的美国飞机计算在内。

第三，苏联亚洲部分的苏联中程导弹也被列为废除之列，尽管它们同欧洲毫无关系。

总的来说，如果执行了总统所谓的“过渡方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现在在欧洲占50%优势的中程核弹头就几乎是苏联弹头的2.5倍。

简言之，这就是我们对美国政府所谓的“过渡方案”的态度。反正华盛顿没有期待我们有不同的反应，这一点我们是毫不怀疑的。

在结束声明前，我请在座各位注意两点事实。不注意这两点，情况很可能就是不完全的，至少对于那些今天、明天和后天向全体人民、向大众提供消息的人理解整个局势来说是这样。让每个人都经常地记得，我国的武器、即驻在欧洲的中程武器是打不到美国领土的，记得这一点也许是有用处的。我们根本就没有想象过这样的任务。至于美国计划在欧洲部署的武器，每一枚导弹都能打到苏联领土。这是一个地理因素。这究竟对谁有利呢？这有利于美国而不利于苏联。但是我们并没有要求任何补偿，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而如果要严格准确地达到均衡的话，我们本来是可以提出这一点的。

但是，导弹就是导弹。导弹是会飞行的。既然这样，一旦发生祸及全人类的核浩劫，美国导弹从西欧领土到达苏联领土的时间只有从苏联领土发出的导弹飞到美国所需时间的六分之一或者七分之一左右。因此，从这一点看来，如果要严格和更加准确地建立相应均衡，苏联为了维护平等原则，也有权提出补偿问题。但是，我们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因素可以说是排除在外了。为什么？为了有利于达成协议。另外，我们考虑到，如果达成了协议，显然会采取步骤作进一步的更加根本削减，或许甚至是彻底销毁导弹武器也未尝不可。所以，我也请各位记住这一点。

我们在此表现出灵活性，如果你们愿意这样说的话，甚至可以说是宽宏大量，为的是达成协议，并且正如我一贯指出的，铭记着大家都必须为之奋斗的目标——和平、彻底销毁核武器以及完全为和平目的、为人类福利而利用核能。

在欧洲范围之外，我国在中程武器和战略武器问题上的政策是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均等，维护多年来发展形成的均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可以说，生活本身产生了均等的原则。这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就可以想象出来的。

美国的政策是要打破和破坏这项原则。不论是否达成协议，我们将尽一切力量维护这项原则。如果美国政府和北约其他国家政府的行动使这项原则遭到违反，那么，苏联不容置疑地要采取必要措施来保护自己的正当利益，使这项原则继续起作用。对此将无他途可循，任何人都不能抱有怀疑。我们一定要这样做。我们在物质上和智力上都有充分的可能这样做，这是不容置疑的。而且，我们认为，严格地说，那些要对目前局势负责的人也知道这一点。

葛罗米柯先生接着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

问：华盛顿的人们似乎照例指望，当预定开始在欧洲部署美国导弹的年终临近时，苏联会变得“比较顺从一些”。对这一点作何评论？

答：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极端错误的。这暴露出策略与手段的偏好，说明用这种腔调说话的人对问题的实质毫不关心。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恰恰相反，美国和苏联甚至会比现在更加难以达成协议。要达成协议，就必须调和双方的正当利益；必须遵循均等的原则。新闻界如果能如实反映情况，是会起良好作用的。

问：一旦美国真的部署潘兴式导弹和巡航导弹，苏联将作何反应？部署这些导弹是否会在某种程度上类似1962年的加勒比危机？

答：我在声明中已经指出，如果这些导弹予以安置，如果协议遭到破坏，苏联将设法在物质和其他方面保卫自己的利益。我们将不允许均等或者均衡——你们愿意怎么称呼都可以——被打乱。而且我们说得到做得到。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已经多次证明了这一点。不过，这是最坏的可能，是我方迫不得已才会采取的措施。我们首先选择的立场是在同美国和北约达成谅解的基础上解决问题。

问：苏联提倡均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美国方面谈论“同等权利和限制”的原则。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

答：如果你去问参加谈判的美国代表，“同等权利和限制”的方案是什么意思，他们是不会回答的。他们只会发表一些没有说服力的言论，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确切知道这个方案的意思。可以推测，这里的症结所在是英国和法国的导弹问题。他们想用这种方案避开这个问题，从偶尔的议论和谈判的所谓逻辑来看，是可以这么说的。但是，这种方案是特别为了把问题搞乱而设想出来的。在数学上准确——同时也在政治上确切、在军事战略上可以接受的——方案是均等和同等安全，以及调和所有的因素。这个方案很简单，但却是有科学根据的。

问：你最近宣称，如果西方公众认为尽管开始部署新的导弹，日内瓦会谈是否会继续进行，那就会上了幻想的当。这不是说，只要美国部署第一枚导弹，苏联就会立即中止会谈？

答：我必须向你说明，这对欧洲和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件有根本消极意义的事情。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将不得不最谨慎地审查局势，考虑到一切情况——我强调考虑到一切情况，然后作出相应的决定。

问：里根总统最近在讲话中把苏联形容为“邪恶帝国”和“邪恶中心”，你对这些见解作何评价？

答：是的，我们知道美国总统迷恋这类提法。他今天组织或者预告一个“十字军式的讨伐运动”，明天又宣布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是“邪恶中心”。不过，有史以来，他并不是第一个求助于这种方法的人。

历史上有些人物甚至还预言过社会主义的崩溃。可是社会主义仍然在前进。它不断前进，日益强大。美国总统的预言不会给美国的外交政策增添任何权威性，更不可能丝毫动摇社会主义或者我国的外交政策。我们深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的红星、我国的旗帜和我国外交政策的旗帜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在全世界——在北方、南方、西方和东方——大放光芒。

而且，如果没有苏联，没有我国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胜利，有可能消灭殖民主义吗？不可能。任何有知识、有思想、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可能。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已经进行的事业是未来坚如磐石的基础。它有利于正在为实现自己的计划而前进的我国人民。它完全可以作为全人类的榜样。我们不干涉别国内政，这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之一。但是榜样终究是榜样。即使搬出十字架来也不可能抹煞它。

大家知道，华盛顿的人们使用并喜欢使用的这些强硬言辞和辱骂不会扩大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只能表明华盛顿现在同其他国家特别是苏联交涉事务时究竟肯有几分正派体面的样子。然而这种态度是办不了事的。

请设想一下，美国和苏联的负责代表坐在谈判桌旁用这种话来交锋。一方要证明对方是“邪恶中心”，另一方当然也要以牙还牙地反击。那会成为什么样的会谈呢？

如果今天真要编排邪恶罪行录，我担保美国一定会有长长的一大篇。我们收到受美国之害的国家呼吁保护其正当利益的要求，这些国家的领土——几十个国家的领土——被美国指定为它的利益攸关区域，就差一点没说是它的后院或者领水了。我们收到这些国家的呼吁。难道这意味着它们在向“邪恶中心”呼吁吗？决非如此。难道这意味着是“邪恶中心”在联合国提出了废除殖民主义和殖民制度的建议吗？不，提出这个建议的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早在1946年就提议缔结一项宣布核武器违反人类良知的国际公约，以此禁止核武器、把核能转向和平目的以造福人类，这样做的是“邪恶中心”吗？不是，而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

现在建议削减军事预算，保证各国间不使用武力，以便防止战争，在和平基础上建立关系，这样做的难道是“邪恶中心”吗？不是，而是执行各国和平友好政策的国家。我们并不把自己的思想体系强加给任何人。我们的思想体系是人类社会客观事实的反映。我们的政策无需隐瞒，人人都可以了解。

如果我再这样说下去，或许有人会说这是宣传。可是，宣传也有各种各样。

如果说在座各位只不过是宣传家，大家也许不会同意。不过各位确实是某种意义上的宣传家，因为你们向大众提供消息。可是，消息也有各种各样。有欺骗人的消息，也有使人擦亮眼睛的消息。这后一种是如实的消息。我国政策的力量就在于真实。所以，美国总统或者其他任何人给我们贴上诸如“邪恶中心”之类的标签也好，选用其他这种贬义词也好，都是徒劳无益的行为，也不可能持久。这样玩弄词藻对于站在或者坐在总统身边的某些人来说也许是光彩闪耀，但是不可避免地是要破灭的。

我们对苏维埃国家的作用感到骄傲，我们知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赞赏这一作用并懂得其价值。我们也感到骄傲的是，在各国人民争取和平、反对核战争的伟大斗争中，我们有合作者——如果你们愿意，也可以称之为这个意义上的盟友。

问：美国关于“全球”限制中程导弹的提案后面隐藏着什么？

答：这里指的大概就是美国关于在苏联亚洲部分排除导弹的提案或者要求。我已经谈到过这个问题。美国提出，苏联不但要在其欧洲部分而且还要在其亚洲部分排除中程导弹。如果我们把这一切用具体的语言来表达，就是说美国几乎会多出两倍半的弹头。为什么我要说弹头而不说导弹？因为弹头能更加精确地、在数学上更加准确地表达核武器的威力。

问：从你对以上某个问题的回答来看，你实际上对在今年年终之前达成中程导弹协议的可能性不抱任何希望。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我想问的另一个问题是：你最近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这是否意味着你现在将把较少的时间用于处理外交事务？你因此担负了什么新的责任？

答：我对第一个问题回答如下：如果美利坚合众国保持其总统宣布的立场，那就有可能达成协议。所以希望美国政府采取比较客观的立场，符合维护均等和同等安全原则的需要，充分考虑到苏联和华沙条约各国的正当利益。

你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我个人的，我可以拒绝回答。不过我要说明如下：我不

大相信外交部的工作会减少。相反，我认为会有更多的工作，会处理更加大量的工作，简而言之，就是协调外交政策活动。

问：你是否认为虽然美国有这样的立场，苏美关系仍有改善的可能？你是否认为苏联和美国在今后几年内终将会达成协议？

答。你的问题很简单。我只能有一个答案：我们希望改善美苏关系。在我们历届党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中央委员会各次全会上我们多次表明了这一愿望。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也不只一次谈到这个问题。我再说一遍，我们希望改善美苏关系，但从各种迹象来看，美国政府并不想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它想要苏联作出损害其合法和固有利益的根本让步。这是不可能的，永远也不可能。因此我们要求美国对苏美关系问题采取更加客观的态度，并认识到美苏之间的正常关系，或更好一些，良好关系不仅符合整个国际局势的利益，而且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这也符合苏联人民的利益。

首先必须改善美苏关系的性质，排除战争，首先是核战争的可能性。我们主张这样做。美国政府并不想如此。值得回顾一下，我们两国曾一度是战时盟国，并创立了合作的共同基础，虽然那时候我们也是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我们是具有巨大军事潜力的大国，我们之间的关系能够正常化。我们相信，苏联和美国两国人民那时只能呼吸得更为自由。

问。能否谈谈据称上月向中国提出的推进苏中关系正常化的建议内容？

答。我很概括地谈一谈。中国同苏联之间已开始磋商。磋商涉及许多问题。但尚未得出明确结论，特别是在各重大问题上，还没有明确结论。双方同意继续进行磋商。磋商的气氛总的来说是正常的。磋商将继续下去。我们认为开始磋商是件好事，磋商将继续也是好事。会产生什么结果，尚须待以时日。我们赞成同中国关系正常化。

问。 华盛顿继续指称苏联没有实践它所宣布的单方面暂停在苏联欧洲部分领土上部署中程导弹。 你对此问题有何置评？

答。 我的回答很简单。 这种说法使人产生误解。 苏联是说话算数的。 在这问题上也是如此。

问。 尤里·安德罗波夫曾说过，有某些解决办法不会伤害任何一方的利益。 然而，你的立场似乎不甚灵活。 苏联是否同意部署任何新的导弹？

答。 我们在会谈中已申明我们的意见。 我们听取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意见。 我已阐述过我们和美国在会谈中的基本政策。 据悉美国今天的政策排除了取得谅解的可能性。 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发生的情况。 但可预见的前景并不很好，因为美国今天的立场就是基于这种设想，即必须按计划部署导弹。 他们每时每日都在重复说——必须部署。 希望看到美国立场能有好的变化。 但至今还没有出现。

问。 里根总统说，美国认为有效核查是任何军备管制协定的基本原则之一。 苏联在此问题的原则立场如何？

答。 我要最看重地强调指出，对苏联来说，核查从来不是协定遵守情况或谈判协定的障碍，虽然我们听到对方就此问题特别是在谈判桌以外进行了很多次煽动性发言。 在必要进行核查的地方，我们赞成核查在有必要进行特别核查的地方——那么，这就是说不能核查的地方，就不需要核查。

我在此要强调指出，许多人大概不了解我们在讨论的许多条约——例如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由于美国方面行动的结果，未能得到批准和生效——许多是以双边的国家核查为基础的。 双边的意思是每一方，确切地说是双方以各自的手段进行核查。 双边并非是共同的意思。 此处的意思是各方使用本国的技术设施。 对此没有严重的反对意见，这对双方都合适。

有时候有人说对苏联是否遵守它所作的某些承诺表示怀疑（顺便提一句，没有直接说确实违反承诺）。至于怀疑嘛，我们也不止一次向美国政府表示过我们的怀疑。我举出一例作为证明。

我们忽然发现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将某些物体掩盖起来不让人看到。我们提出这件事。他们说：是的，由于气候原因，某些物体被掩盖了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甚至更多的时间过去了。某些物体仍被掩盖着，但这些物体是应当让我们的设备能够予以观察到而不应掩盖的。过去曾对此达成谅解。我们再次提出这件事。他们回答说：你看，一直下雨，我们不得不把它们盖起来。我们半认真半挖苦地说，是呀，当然应盖起来：但你们的雨要到何时才能最后停止？已经下了好几个月了；是不是又要下大雨了，或者又发生了什么事？

当然这是美国的花招。但我们的反应总的来说是平静的。还有其它一些例子，我们不想利用它们作宣传。这类事情还会发生。但我们这方面没有大问题。我们不想让任何事情发生。条约上规定一件事，在行动上另搞一套，这不是我们的政策。如果美国也能这样做，将是一件好事。

问。 你如何估价近东的目前局势？你如何估价华盛顿对苏联政府关于以色列对叙利亚侵略阴谋实质的声明？苏联和美国对该地区局势最近有无接触？

答。 在此问题上苏美之间没有系统的接触。如果有接触，一般都有申明。有时候有些磨擦。如果不这样做，能更平静一些，当然更好。但人们要讲真话，讲真话或许不很愉快，比较尖锐。对于近东，特别是黎巴嫩现在发生的事情，人们怎能和颜悦色地讲话？人们需要何种精神和心境才能对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心平气和，硬是视而不见？关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侵略行为，华盛顿曾一度声称美国不会派兵去黎巴嫩。一段时间过去了，作出了另外声明：实际上如果有人要求，美国可能会派兵，但时间不会很长。又过了一些时间，美国的特遣队进入黎巴嫩。

美国政府又发表正式声明说：实际上，在黎巴嫩有美国的部队，美国目前无意撤军，也没有拟订撤军的日期。华盛顿的特遣队坚定地驻在黎巴嫩。它还说：事实上，美国的军事特遣队将离开黎巴嫩，但以色列也必须撤出，其它所有外国军队都必须撤出。但以色列说：我不打算离开。然后华盛顿又说：既然以色列不打算离开，它也不打算走。这两位伙伴是不难就其角色分工达成协议的。每位客观认识问题的局外观察员都得出正确结论，实际上这是共谋。

苏联主张所有的外国军队都撤出黎巴嫩的领土。所有的外国军队都包括在内。叙利亚也提出了这种主张。但是以色列却想巩固它对部分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它实际上企图分裂黎巴嫩这个国家。

再谈谈邻近的地区。这个地区很大，包括19个国家。这些国家同美国有特殊的利害关系。正如华盛顿宣布的那样，这些国家涉及到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甚至为这个地区设立了一个特种指挥部。美国的目的在于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使其不妨碍美国的利益。近东也包括在这个地区内。

如果用客观的和道德的标准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会问：这那里有什么正义、崇高道德和崇高的道义原则可言？这些国家如发生内部的社会变革，华盛顿便自认为有权进行干涉，包括用军队进行干涉。这算一种什么行为？我不愿用太强烈的字眼。

我们同情阿拉伯事业，并主张在近东建立和平。我们也赞成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存在。没有人能指责说我们改变了有关以色列国的立场。在决定巴勒斯坦命运时，苏联投票赞成同时建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今天我们仍持这种立场。我们不赞成阿拉伯集端主义集团要求取消以色列的主张。这是一种不现实和不公正的主张。但以色列应是一个和平的国家。它应同邻国建立友好的关系。我们主张建立这样的以色列国。令人遗憾的是，多年来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只是破坏了所有主张建立独立的以色列国的国家当时普遍支持的政治和历史根据。当我们

投票赞成建立以色列时，我们支持的是一个和平的以色列，而不是一个侵略成性的以色列国。我们希望以色列的政治活动、政治与文化生活中最终能出现健康和现实主义的倾向，出现赞成以色列同邻国和平共处的倾向。

我们支持阿拉伯国家，支持它们的正义事业。我们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并认为他们有权建立自己独立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即使这是一个不大的国家。

问题。 人们知道，去年二月，参加维也纳共同削减中欧军队和军备会谈的苏联代表团代表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打破维也纳会谈僵局的具体建议。其它参加会谈的国家作出了什么反应？维也纳会谈的前途如何？

回答。 前景暗淡。可以感觉到，我们的谈判伙伴——华盛顿、伦敦和其它参加谈判的西方国家并不认真对待会谈，而且它们的立场也十分僵硬。我们多次从不同的方面同它们接触，提出建议，并表现了灵活的态度，希望最终能推动它们。不久前（仅几个月前），我们提出了有关总的部队实力的建议。我们建议采取搁置一切次要问题以简化达成协议的办法。遗憾的是，尽管参加谈判的西方国家尚未作出正式答复，但它们已表现出对这项建议缺乏兴趣。总的来说，某些西方政府最近在裁军问题上采取的正是这种十分麻木不仁的态度。同有关化学武器的谈判和其它一些已经开始的谈判一样，上述会谈也未取得任何进展。其原因是我们的谈判伙伴不想进行谈判。我们就停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政府进行了接触，但美国拒绝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甚至拒绝进行谈判。令人奇怪的是，马德里会谈至今尚未结束。但是，如果能采取稍微客观一点的态度，上述会谈早就能结束了，因为《赫尔辛基最后条款》规定了这次会谈的基本政治范围。应在这一基本文件的范围内解决正在和已经出现的具体问题。如能表现出诚意，这些问题应能得到解决。我们希望会谈最终能取得积极的成果，我们愿意相信这一点。

最后，葛罗米柯先生感谢记者并希望他们对记者招待会作客观的报道。